

『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
『汉语言文学』文库·学生个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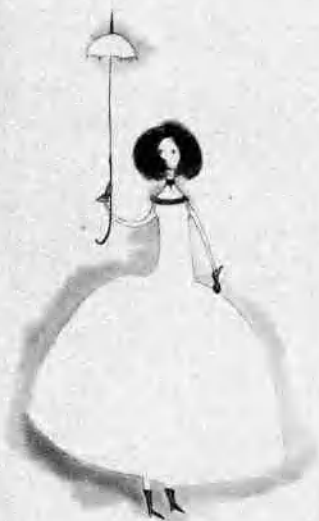
那些日子

龚亨辉 著



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
『汉语言文学』文库·学生个人文集

那些日子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日子/龚亨辉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7. 10

(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汉言学文学”文库. 学生个人
文集)

ISBN 978 - 7 - 5378 - 3005 - 8

I. 那… II. 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303 号

浙江省重点建设专业“汉言学文学”文库
学生个人文集

那些日子

龚亨辉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井州南路 57 号

www. bywy. com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125 字数:165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

ISBN 978 - 7 - 5378 - 3005 - 8

全四册定价:58.00 元

Vaxieriz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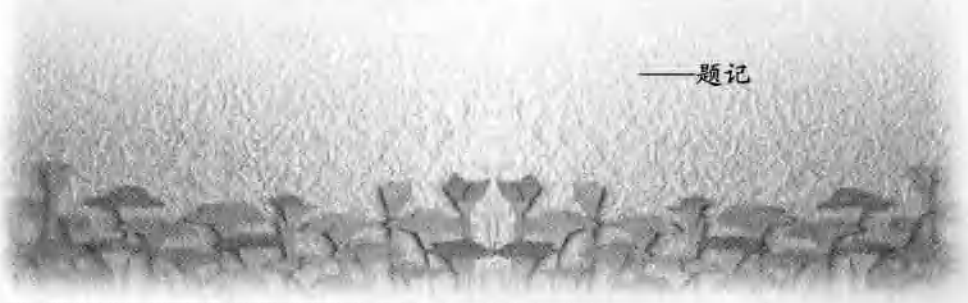
怎么给你幸福，我的爱人

世上只有平凡的你我，
却没有平凡的爱情。

不是所有的眼泪，
都表示痛苦。
不是所有的微笑，
都表示真诚。
就好像不是一切恋情，
最后都有圆满的结局。

可我曾答应会给你幸福的，
到时候又该如何实践？

——题记





目 录

曾经的爱情	1
五毒教	19
窈窕淑女	27
君子好逑	47
假如爱有天意	75
我的爱人	109
拨云见日	138
迟到的信	161
怎么给你幸福	191
尾声	203
后记	215

Naxos

曾经的爱





要说这一段往事，似乎应该先提提故事的发生地——台州学院，也即我的母校。

她环境清幽，校园整洁，风景秀丽，是读书学习的理想场所。她位于东海之滨，浙江省西南部的一座城市——临海。前身为台州师范专科学校，2002年校区搬迁，整合扩建，升格为一所本科院校。之后发展态势更是蒸蒸日上，声名显赫，她一直都是台州中小学师资核心出产地，同时是台州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有“台州的北大、清华”之美誉。因此备受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扶持，这些都叫人容易理解。而我不理解的是，临海这个城市为什么会被叫做“临海”？它明明周边环山，山多于水，是一座山城嘛。长大一点之后才知道，原来山的外边还有一片称做“海”的地方，但如此理解显然牵强。于是临海为什么会被叫“临海”就在我心中成为一个谜，直至今日。然而谜归谜，我还是比较热爱这个城市的，它拥有“江南八达岭”之称的江南长城，又有国家级地质公园——桃渚地质公园，更有二十一世纪第一缕曙光的照射地——括苍山。自然近年台州学院的升格无疑使它锦上添花，更为增色。2002年台州学院升格的那天，我有幸也在台下坐着，当时烈日灼灼，台上领导轮番讲话，他们都是兴致盎然，意兴勃发。讲到后来，我居然也隐约感觉自己前途光明前程灿烂了。

虽然衣服还得洗，课还得上，作业还得做。孤单的我依然孤单



……不过说实话，我并非一直都是孤家寡人，形只影单，中间还有一段感情插曲。

我长得不高亦不矮，不胖亦不瘦，比较“中庸”。鼻子上还骑一副近视眼镜。看上去刚毅不足，斯文有余。我性格内向，拙于言辞，不大会和人交往。

当然与女生的交往更加少，以前同她们讲话，我多会莫名其妙地脸热心跳，甚至手足无措，好像一个做了错事被老师叫进办公室的小学生，又好像自己要从小姑娘身上索取钱财什么的，感觉心虚。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事物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因此这种性格有好也有坏。说它好呢，我可以拥有足够的时间看看书，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却更有坏处。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没有尝过爱情是啥滋味，一直都是形影相吊，所以有时候会蹦出“葡萄是酸的”之类的胡言乱语，以求心理暂时平衡。又所以有时候呆坐着，心想这样下去真是不得了，终身大事可是一个严重问题了。我年龄较大，进大学时已经21岁。高中毕业会考后，我突然厌倦了学习，神经质地厌倦，可能因为繁重的学业吧。之后我去了河南郑州，给一位亲戚帮忙站柜台。卖副食品一类的东西。有顾客的时候，我去招呼一下，没有时就翻看一些报纸和废旧杂志，日子百无聊赖。于是我常常追问自己：你就准备在这里这样站一辈子吗？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你的理想你的抱负呢？却是无言以对。又常常追忆：追忆同学，追忆老师，追忆那些美好的校园生活。终于在两年之后的那个冬季，我回到阔别的校园，插班跟读……如此看来，我骨子里还是喜欢读书学习的。喜欢读书学习的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当时也在想以后借助这个职业，使自己更多地接触人和事，变得能说会道起来。毕竟内向的性格是弊大于利。进入台州学院之后，我常常泡在图书馆里，看看书或者杂志什么的。有时上课也借故请假不去，如此教室就去得非常少了，少去教室的我



看书多了，时常会看见一些较有意思的话，其中一句这么说的：“在大学里没有谈过恋爱，就不能算读过真正的大学。”这话意思很明白。如此我知道自己现在还没有在读真正的大学，因为我曾有过的那样一场经历，想来还不能称之为场恋爱吧。

那是我大一刚刚进入台州学院的时候。新上任的班长叫周内巧，这个名字乍一听就感觉有女人味，她人长得也有女人味，办起事情来更加具有女人味：细心。居然没多久就体味到我们这些单身男生的心境，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联谊寝室，英语系女生的。（其时台州师专尚未升格，下属各个部门均以系称之。后来升格了，统称为学院，譬如台州学院人文学院、台州学院外语学院等等。不过这样的称呼总让人感到别扭，假如学校以后发展为台州大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联谊寝室是大学里男女生之间为了增进了解和情感所采取的一种普遍方式。类似的还有同乡会、联谊会等。这类活动说得文明点是为了促进男女生的了解和情感，互相学习，说得直白些就是给双方物色恋爱对象了。

人们常说，大学里的体育系是和尚庙，英语系则是尼姑庵。男女生比例之悬殊，可想而知，据说前几届的英语专业一共30个人，其中女生29个，男生只有1个，因此这个唯一的男生常常被人戏称为“大熊猫”。另外据说后来学校举办运动会，女班长四处找不着人，最后把目光聚焦在那头大熊猫身上。掷铅球、跳高、长跑……田赛径赛的都有。可怜的男生看得发晕，摇头摆手坚持不肯去。女班长就软语商量不行，扔下一句硬话：“这位同学我告诉你，你夺得什么名次是你的能力问题，去不去参加则是态度问题。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这种态度很不对，后果很严重。”结果男生禁不住恐吓，硬着头皮去了。但他长得实在胖，参加三千米比赛时，只跑了三百米就装脚崴坐地上不起来了，最后偷偷溜掉……周内巧说起这些，神采飞扬。别人也是听得兴致勃勃，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



这也难怪，01 中文专业的男女生比例虽然不及 01 英文专业的 1:29，却也达到了惊人的 1:5，阴盛阳衰，蔚为壮观。然而女生多则多矣，质量却不高。有一个明证，本来和尚庙的那些人没事经常来我们教室坐坐，那时候教室是门庭若市，后来却渐渐地门可罗雀了。我们女同胞质量之低下，可见一斑。因此我旁边的男生听到班长说那些女生明天晚上就要过来时，一个个均是喜形于色。掩饰不住终于可以施展手脚的激动与快感。尤其陈必强，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的情绪影响了我，弄得我也兴致盎然起来。可同时顾虑重重，因为不久前在第一次班会课上作自我介绍时，我上了台，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人头，一时间竟然忘记台词，还居然摸着头皮问：“你们要我讲什么？”搞得哄堂大笑。事后有人说：“你应该去做演员的。”当时我瞪着眼睛，不解其意。他笑笑，又说：“因为现在的观众都是傻子，演员都是疯子，你很会装疯卖傻。”装疯卖傻？或许可能大概是吧。而我的疯模傻样以及拙劣口才，能勾到一个女孩子的心吗？我毫无自信。

第二天下午吃完晚饭，我们宿舍的男生一反常态，自发地打扫卫生。把客厅整理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李盛还换上了一套平时不忍多穿的衣服，我则躺在床上翻看一本小说，自然那是心不在焉。内心在思索呆会儿跟女孩子的第一句话该怎么开口，接下来该如何，最后又应该如何收场……

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喜欢按计划行事，按步骤行事。但后来，意识渐渐模糊了，脑子里好像放了一盆糨糊。于是我扔下书，站起来走到外面的阳台上去舒展筋骨，呼吸新鲜空气。心想：小样儿的你真会自我作践。又不是相亲找对象，干吗这么劳心费神呢？了不起大家一拍两散嘛。同时想到今晚学校影剧院里放的电影叫做《夺宝奇兵》。“这可是一部好片。”许多人如是说。“晚上一个人跑去看场电影也是不错。”我对自己说。之后一阵苦笑，其时“五毒教”尚未成立，我和陈必强他们并不熟识，那时候的我在别人眼中应该只是一个可有可无



的人。因此我站在阳台上自伤自怜时，根本没人理会。独自伤神罢了，而这个自怜倒发挥了一定的效果。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又有一个说法叫做“无欲则刚”。此刻的我无欲无求，对接下来的活动不抱希望，心境大为轻松，长吁一口气后，居然可以欣赏天上的星辰了。

不久，那些女生如约而至，当时她们应该都是装扮得花枝招展的吧。我已不太清楚，只是记得，她们来了十个人，我们男生正好也是十个，摆明了是一挑一的架势。

她们进来后，10-106宿舍的客厅里顿时热闹起来，笑语盈盈。我坐在一边，也开始打量起这些异性访客。她们之间自然存在档次之别，有美亦有丑，美得炫目，丑同样有创意得惹眼，套用陈必强的一句话，叫做“美成那样不容易，丑成那样同样不容易。”这显然违背了周班长当初“全是美女”的承诺。然而丑则丑矣，整体水平却比01中文专业的要高。在当时环境下，美女自然仿佛农贸市场上的新鲜蔬果，受到格外青睐。长相平平而能说会道的次之，剩下的就不对了。没多久，一对一对的“聊友”组建成功。场面再次热烈起来……我坐在那里，拿一把汤匙放在一杯茶水中搅来搅去。心想再不努力，接下去可就完了，却苦于干着急。

突然间，听得“扑哧”一笑。我循声看去，一位女生正朝这边掩着嘴笑呢，接触到我愣愣的目光，她笑意更甚。

“你是在笑我吗？”这句话不假思索地出口。仿佛一只猫被踩了尾巴会叫，属于本能反应。“对呀。”她回答。我再次傻乎乎地发问：“你为什么笑我？”她笑着指一指桌上的杯子，说：“这个杯子里放的是白开水，你干吗还搅来搅去呢？”我也乐了，接着问：“你怎么就知道这里面放的是白开水？”“我就知道！”“要是我在里面加了白糖什么的呢，你又看不出来。”女生就愣了一下，却说：“我不信，要不我们打赌。”“打赌？”“对呀，如果这是一杯白开水，算你输，如果这里面加了白糖，就算你赢。”“输了怎样？赢了又怎样？”我心里开始



发虚。女生侧了头在想。现在反正没有人跟我聊天，我是一个闲人，逗逗你又何妨？呵呵，就这么决定了。“我想不出来，你说吧。”女生说。“输了的要答应赢了的去办一件事情。”我也想不出什么，只是书上或影视作品中都是这么定赌资的，照抄照搬罢了。“要去做一件事情呀？”女生迟疑起来。“呵呵，你怕了？”我相信她不敢打这样的赌。“那件事情要在不违反正义和道德的前提下哦。”女人果然心细，先留够了余地。我笑笑，却暗暗心惊，果然不出所料。“好，赌就赌！”“你确定？”“确定。”“不反悔？”“嗯。”她又点头。

如此我玩完了！这杯水是我亲手倒的，里面根本没有添加什么白糖，结果不言而喻。然而在玩完之前，我还是对她做了一番细致的观察，她长得并不太高。想来如果穿上高跟鞋，应该可以与我看来等高了。她身材很出众，该凸的部位夸张地凸着，该凹的部位诱人地凹着，脸蛋却不行，本来规规矩矩地下来，中间却似乎挨了别人一拳，向两边撑开，形成一个不太规则的图形。还有一点：她剪了短发。在我的逻辑里，女孩子就应该留着长发，这一点合理得好像鱼就应该生活在水中。

我也曾发过誓言，以后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个留有长发的。后来陈必强常常骂我偏激。说又不是买宠物小猫小狗，干吗非得挑选长毛的？我笑笑，敷衍一句：“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当我的目光接触到女生的视线时，我转开头。她尝了尝开水，拍手笑道：“哈哈，你输了，这杯是白开水！”我笑笑，坦然承认：“我是输了。”女生瞪大眼睛：“你早就知道啦？”我一惊，慌忙辩白：“不是，我平时喝水都是加白糖的，今天也不知怎么忘了加……刚才，我还以为是加了的呢，所以就在这里东搅西搅。”“哦。”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女孩面前撒谎，倒撒得勉强过关。心想当时我要是再拿起杯子品尝一下，这个谎言可就无懈可击了。“我相信你的味觉，你说没加就是没加了。”我加上一句。但愿亡羊补牢犹未晚。“呵呵。”她笑得很开心。



“你要我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不是食言背信的人，愿赌服输。同时心想趁她开心时，她交代的事情应该会好办一些。女生又侧头想了想，然后说：“我现在想不出来，等以后吧。”以后？那我岂不是要天天提心吊胆？“呵呵，哪里有这么严重？真是的！我现在还真想不出来，再说刚才定赌的时候，又没有说明完了之后就要去实践。”我哑口无言。

不过接下来，我还是非常希望了却“给她做一件事情”的心愿。长痛不如短痛。自然要完成这个心愿，先得弄清楚她究竟想叫我去做什么。于是我在思考如何才能套出她的想法。

女生倒先开口了：“你的家在哪里？”“临海。我是本地人。”“我也是临海的呀，呵呵。”真的？如此是老乡了。我本来心想她如果是外地人，有空带她随便逛一下，这桩心事就算了了。现在看来不行，可我不死心。问道：“你是临海哪里的？”“市区这边，你呢？”“东塍。”“哦，我知道。”“你都去过什么地方玩呢？”“去过长城、东湖、桃渚海滩什么的，也没怎么玩啦。”没怎么玩？也是，还有一个括苍山！“括苍山呀？听说很有名气哦。是二十一世纪第一缕曙光的照射地呢。”“嗯，它号称浙东南第一高峰。现在这个时候，上面正是凉快，还可以看日出。”“可惜我不喜欢爬山。”姑娘你不喜欢爬山，我又何尝喜欢了？我只是一个安静且安分的人，而既然我们都是喜欢安静。那去看一场电影如何？可我表达得非常委婉：“今晚影剧院里放的是什么电影，你知道吗？”“是《夺宝奇兵》。”“一部动作片？”女生点点头，说：“应该是的。”“你喜欢看动作片吗？”“不太喜欢。呵呵，动作片我都不怎么看的。”如此我又完了。看来这个愿望在晚上是实现不了了，或许还会拖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再接着我们还聊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因为当时我已经没有什么想法，只是随便地应答，也是漫不经心。再之后她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应该回去了。”其他女生先后站了起来，大家跟着站起来，说了一



些“欢迎以后再来玩”的话，最后把她们送到宿舍楼下，告别了事。

回到宿舍，大家就开始讨论那群女生，气氛再一次升温。有说那个脸蛋好，有说那个身材动人，有说那个声音动听……后来演变为争论，一个个似乎都是脸红脖子粗，有些人还唾沫星横飞，我受不了，躲进自己的小寝室。喝下几口开水后，我不禁也回想起方才的一幕一幕……

应该是在读高二时候的暑假吧，我去台州天台的一个亲戚家里玩。一天在国清寺里面游玩，国清寺是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建筑恢弘，气势不凡。“大雄宝殿”的门口有一个算命摊，摆设比较简陋。坐着一位老和尚，眉须都白了，面目慈和，双目低垂，双手合十，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我被吸引住，心血来潮地想给自己算一卦。老和尚先看了看我的长相和五官，再拿起我的左手仔细看看。然后道：“施主你掌纹上的情感线突出，浓密，而且交叉多。足以说明你是一个情感生活十分丰富的人，你可以有多次恋爱，可惜第一次……”我的第一次爱情怎么了？又到底会发生什么？他则摇摇头，不肯再说。老和尚的话可信度有多大，我不清楚。我倒能够感觉自己不但情感丰富，而且多情。

现在我就自作多情地认为那个女生是喜欢上我了，至少有那么一点意思。否则她刚才明明知道那杯茶水是我倒的，里面有没有加白糖我自己当然清楚。她干吗还要跟我打赌？而且是那样的赌？可我呢，是不是对她也有好感了？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不容否认，刚才我同她谈话仿佛是在和一位老朋友聊家常，没有脸红心跳，没有心虚与紧张。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而我们以后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是一个信佛的人。佛教的主旨讲究循环和报应，教人向善，这个很好。佛语云：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话真不错。想到这里我笑笑，坐在椅子上拿起刚才扔在床角的书，继续看，突然我神经质地站了起来，见鬼！她叫什么名字啊？



之后过了一个多星期吧。在周班长的努力与组织下，01 中文专业的男生和联谊寝室的女生要去江南长城游玩。我是临海人，江南长城自然去得多了，所以不大想去。但周班长说那个女生会去。又说：“你是本地人，我们都是外地人，不熟悉地形，需要你带路，你不去明显不行。”我就答应了。

临海长城素有“江南八达岭”的美誉。建于明代，其时乃戚继光抗击倭寇之用，历经多年的风吹雨打，多半已经残败。十余年前搞过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全民集资，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先的样子，记得我当时还捐过五块钱呢。它的城郭逶迤绵延，七八千余米，包括了大半个临海市区。站在上面，人们颇能感觉到一股豪气。来长城的人，也许多是为了感受这种豪气吧。

然而，我现在感受到的只有泄气，因为大家在长城上逛了一会后，就三五成群地各自行动了，完全没有把我这个领路人放在眼里嘛，我赌气在一把石椅子上坐下。等到站起来，发现他们都是无踪无影了，我闷闷地走了一会儿，转身准备回学校去。却看见两位女生，其中一个还就是那晚和我打过赌的。她见到我，拉起同伴的手跑过来，问：“哎，你怎么在这里呀，别人都去哪里了？”我双手一摊：“你问我我去问谁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她的同伴撇撇嘴说：“说好大家在一起玩的嘛，真是的！现在倒好。”女生接道：“现在也不坏呀，有他在一起，我们就不用害怕了。”害怕？姑娘，你不也是临海人吗？“我以前多是在那边玩的，这边很少来。何况这里以前发生过几起抢劫案呢。”“呵呵，你们刚才走到哪里了？”“就在那个拐弯处。我们看到前面的路弯弯曲曲的，都害怕了，所以走了回来。”“你们现在还想去那边逛逛吗？那边风景比较好。”“好啊。”路上，女生说：“哎，我好像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龚亨辉，比较拗口的一个名字。”

我本来还想调侃说这个“龚”与那个“公”同音，以前别人都常常喊我“老公”玩儿呢，这个倒不是我胡言乱语。高中时候，一名女



生平日里“老王老李”地喊顺口了。一次竟然在自习课上对我喊道：“老龚（公），把这个作业本递到前面去。”我一愣，其他同学也是发愣，随即发疯似的大笑。女同学回过神来，低着头满脸飞霞……而现在还有她的同伴，我不敢提及这样的笑料。那位女生把我的姓名念一遍，说：“不错呀。”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礼尚往来”。于是我接着礼尚往来地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叶春花，叶子的叶，春天的春，花朵的花。”我笑笑，说：“春花秋月，好名字！”“不过宿舍里的人都叫我菜花呢，呵呵。”我又笑笑，同时心想她们是不是都叫你菜花我可不知道，但恕我直言，我只知道，你长得并非一朵花。

如此聊着我们走到了一座山脚下。叶春花的同伴指着问：“那座山叫什么名字？”“巾山”叶春花说。“金山？”“不是黄金的金，是毛巾的巾。”叶春花纠正道。“哦，看上去挺不错的，上面都有些什么呀？”“几座凉亭，一个游乐场，还有一座和尚庙。现在应该没有大变化，如果真的有变化，那也只是和尚变得多了。”我说。“呵呵，我们过去看看吧。”我把目光转向叶春花。叶春花道：“好啊。”

这座叫巾山的山并不高，甚或更应该称做一个小土包。一道石阶通向山顶，又从另一侧往下延伸到市区。山上草木丛生，现在已经是秋天，倒也一片葱茏，偶尔还可听见一两下鸟鸣虫吟，非常清幽。

我说：“这里很安静。所以关于这里在晚上发生抢劫案的事情，常常会听到。叶春花刚才也说过嘛，去年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说一个出租车司机被人杀害，尸体没找着，头却在这个山上找到了。”这番话吓得两位女生赶紧向我靠近了，叶春花还朝后边看了看。“你别吓人好不好？”她说。“当然这里白天是安全的。”说完我不禁感到得意，随手折断一根树枝，却拿不下来，原来它和旁边一棵树上的一个枝条纠缠在一起，绞在一块。叶春花走过来，看一看之后说：“你不该把它折断的。”“怎么了？”我问。“因为它们是一对连理枝。”连理枝？“对呀，比翼鸟，连理枝，你没有听过吗？”“在天愿做比翼